

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稽求篇卷六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冉子退朝章 集註有正名分抑季氏六字既以私朝為僭妄而又以為大夫議政但當與同列議公朝不當與家臣議私室故佯為不知而駕言其事說似可信然國語有云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内朝此言天子諸侯有内外朝也其所以分内外者以外

議民政內議國典神事者祭祀之事即典禮也又云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此言卿大夫家有內外朝也其所以分內外者外朝與私臣議公家之政事故曰業官職內朝與家臣議私家之政事故曰庀家政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則是季氏本有朝季氏之朝原可以議國政并議家事而為之家臣者則祇得詣私朝而與之議政議事謂私家不當有朝謂議國政者當在公朝不當

在私室俱謬矣然則夫子何譏焉曰譏其議事之久也蓋朝不可晏朝見曰朝夕見曰夕又周禮大宗伯註朝猶朝也欲其朝之早也朝而晏則議事久矣久則多事矣故冉子推以政而夫子直指之曰其事也若果政則吾亦國老猶將暫聞暫聞之不得而議之若是之久乎此明白正大之語並非寓言先仲氏云禮公事不私議謂不議于大夫之外朝祇議私室則不可耳若諸侯公朝則冉子陪臣焉得入而議事乎

凡朝無晏退之禮晏則必問國語范文子暮退于朝

武子曰何暮也與子問正同並無正名分意

公事曰政私事曰事原有分别何晏謂政事通言但隨事大小而異其名非是左傳昭二十五年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預曰在君為政在臣為事又北魏帝問高閭論語稱冉子退朝曰有政子曰其事也何者為政何者為事對曰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綜也

左傳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曰

丘不識也三問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此即與聞之証

南人有言曰章 先仲氏曰緇衣曰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又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凡前後所引皆卜筮之事故曰不占而已不占者正言不可為卜筮也則似巫醫為卜筮之誤易卜筮二字則不占句更較明白然此皆經証偶然無所深繫之言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舊註原以說字作悅字解集註所用固是舊註特漢儒復有一解謂說如字即言說也先聽齋講錄曰此以言說定事使也夫在下為事在上為使下欲事上必先覘上之易使而後我事之難易以定顧事之難易全在言說難言者必易事易言者必難事此一定之理也而在上之君子小人分焉君子于人必厚重緘默不輕說人短長即上下相對亦不輕為問詢言說苟于義分不宜說有相對終日

不出一字者似乎深沉不可測而使人平易絕無苛求故曰此易事者也若乃小人相對喋喋然論議鑫發又易于通導即左右慰諭亦且備極甘苦非義分所當說亦說之而一經使人便苛求不已此則極難事者其文曾引入四書模中若曲禮禮不妄說人鄭康成註云為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亦引此文為証但近佞媚難解惟孔疏云此引論語文又云禮動不虛說凡說人之德則爵之說人之

寒則衣之若無爵無衣則為妄說近于佞媚也此為以言語諂人以指使驕人者言雖與先聽齋講又不同然其為言說則一也說書貴有據此則别說而頗有據者故并載之

憲問耻章　集註謂此篇疑原憲所記以憲字子思此不稱思問而稱憲問自謙故也但記者例稱字然亦有偶稱名者如篇中南宫适問孔子季氏篇陳亢問于伯魚子罕篇牢曰子云類據史記适字子容家語亢字子

禽牢字子張則皆稱名可驗也又他宰予晝寢而求
也為之聚斂皆記者文若憲則他書記事亦多稱名
如檀弓仲憲言于曾子仲憲即原憲也又史記原憲
亡草澤中子貢相衛結駟連騎過謝原憲家語作原
憲隱居衛子貢結駟連騎而見原憲皆子貢稱字獨
憲稱名豈皆憲自記耶
史記子思問恥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即接
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作一章甚是邦避漢高諱

故稱國

問子西　盧東元曰春秋有二子西其一鄭子駟之子公孫夏子産之同宗兄弟也其一楚公子申則楚昭王之庶凡也或人以子西與子産連問且與上為命節連記則必是鄭之子西可知而先仲氏亦嘗曰或人方物當不出齊晉鄭衛之鄉荆楚曠遠焉得連類况其人皆在定哀以前風㵼末沫可加論隲楚申後夫子而死安能及之其説甚確但予猶有進者古凡論人

必有倫物齊稱管晏衛道圍絕不嫌並名當襄之十年鄭盜五族故殺子西子產之父于西宮子西不儆而出先臨尸而後追盜臣妾多逃器物盡喪子產置門庀司鏊藏守備倉卒成列然後臨尸追盜而渠魁授首賊衆死亡當時原以此定二子之優劣其後二子先後聽政並持國事如襄之二十五年鄭公孫帥師伐陳即子西也時子產獻捷于晉晉詰之賴子產辭命得觧其年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鄭入

陳非文辭不為功美子產也明年鄭使子西如晉聘
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西子産並從子西
賦黍苗之四章子産賦隰桑二十九年鄭大夫盟于
伯有氏裨諶曰政將歸子産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
西即世將焉避之次年子産遂相鄭是子西子産本
係兄弟而又往往以同事而並見優劣且相繼聽政
其兩人行事齊曾閒人熟聞之故連問如此若楚亦
有兩子西一鬬宜申在僖文間謀弑伏誅一公子申

時未死安得與子産管仲連類及之

彼哉彼哉 埤倉曰彼者邪也彼字省作彼字而廣韻集韻遂各收彼字在上紙韻且各引論語彼哉彼哉為証于是傳會之家遂謂魯論舊本原是彼字而後小誤其偏傍者然按公羊定八年陽虎謀弑季氏不得見公斂處父之甲眦而曰彼哉彼哉則彼本如字且陽虎時未有魯論此必古成語而夫子引以作答者然則何可穿鑿矣

桓公九合諸侯九合是九數與下章一匡天下一數作對如呂覽一匡天子九合諸侯王逸註楚詞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兩作對語可驗葢九數有核實者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註云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正義曰祗稱九者不取北杏及陽穀故減二也若管子兵車之會六乘

車之會三國語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皆合九數其曰不以兵車者言不純乎以兵車也此則與前九會之說稍有同異然亦可參較者若據左傳僖二十六年齊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曰桓公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則九與糾字果是相通然此是九通糾非糾通九也惟九是正字故屈平天問亦曰齊桓九會卒然身殺而朱子註天問亦據展喜一語而謂是糾字之通則以誤據

左氏一字而欲遍改諸書中之九字不亦惑乎況九會可通糾會使不通以下無諸侯字也陳氏經典稽疑引左氏别文為証如襄十一年晉悼公以鄭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戎狄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昭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子相晉以為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五合大夫則是左氏所記凡指計盟會無非數目豈有桓公九會歷見羣書而反謂九是通字糾是正字者大凡宋人註書非無引據然往往

據一廢百且必廢其正說而據其旁說即以通字類推之如佳本讀家正讀也其偶然押入灰韻者旁讀也乃反單立皆韻刪去家韻遂致兩宋至今有佳皆人而無佳家人其註釋諸經全是此法不可不察也

桓公殺公子糾章 子糾小白皆齊僖之子齊襄之弟然子糾兄也小白弟也春秋傳書齊小白入于齊公羊曰篡穀梁曰不讓皆以糾兄白弟之故故經又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而公羊曰子糾貴宜為君者也穀梁以為病

曾不能庇糾而存之皆以兄弟次第為言故荀卿有云桓公殺兄以反國又曰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史記亦云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杜元凱作左傳註亦曰小白僖公庶子公子糾小白庶兄即管仲自為書其所著大匡篇首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鮑叔傅小白辭疾不出以為棄我蓋以小白幼而賤鮑叔不欲為傅故也觀此則糾兄白弟明矣而程朱二子獨云桓公兄子糾弟桓公宜立子糾不宜

立一以輕名忽之死一以減管仲之罪一以定唐太宗及王魏二臣殺兄事讎之案而求其所據皆因誤讀漢薄昭上淮南王長一書中有齊桓殺弟以返國語遂引之作據而不知薄昭此語因有忌諱以漢文是兄淮南王長是弟不敢斥言殺兄故改兄作弟此見之漢書與淮南本傳韋昭之註明明白白而故誤襲之以顛倒古人之兄弟何其誣也況欲以此誣後世也

管仲鮑叔各傅一子因各奉出奔以避内難未嘗為君臣也此與唐王珪魏徵不能死建成之難而事太宗正同故尹氏曰高祖在上命出一人太子藩王皆其臣也王魏受高祖之命而為東宫臣僚此非臣事高祖之比令若不以高祖為共主而各欲死于所事其或未亂之前高祖遷王魏于秦府則戰鬬之際二人將何從乎此言最當據此則二公子之傅受命在君命傅二子未嘗命事二主也先入為君何讐之有

若夫荀息之死春秋嘉之則又與忽異奚齊卓子獻公立為儲以屬荀息者也況獻公死二子已相繼為君則里克為弑而荀息為殉齊則僖未嘗以糾為儲也襄雖死糾未嘗繼為君也未為儲且未繼為君何殉之有

說苑子路問于孔子曰昔者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名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孔子曰名忽者人臣之材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于天下矣

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于溝瀆之中不死則功復用于天下夫何為死之哉此則專論才具特尚時用與夫子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語正是一意葢夫子未嘗薄事功也若應劭駁尹次史玉殺人當死而凡毋求代自縊議貫次玉以為刑罰不中因引經云昔名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于溝瀆人莫之知晁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

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此借名忽事以
証徒死雖非正說然死而無益與徒死同此事君致
身所以尚云未學也後儒但薄事功不度時勢而于
大義所在則單辨凡弟以較是非夫人各為其主耳
事凡可死事弟不可死則凡為弟者懼矣此不特引
据不確即其論亦甚不當乃欲以此定王魏之罪豈
非冤乎

陳氏經典稽疑引據二公子凡弟甚備今并載于此

管子見前 史記見前 左傳杜預註見前 荀子仲尼篇見前 莊子盜跖篇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 韓非子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 越絕書管仲臣于桓公兄公子糾糾與桓爭國管仲張弓射桓公中其帶鉤 說苑尊賢篇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 又鮑叔曰昔者公子糾在上而不讓非仁也 尹文子齊人弑襄公立公孫無知而無知被殺

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

鄧驥左氏指縱云桓公襄公之季弟也

陳成子弑簡公章　孔子請討事見左傳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

孔子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

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

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

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魯史記

當時在朝問對與魯論所載相為表裏第魯為齊弱

一段論語無之者朝堂諮箅私記所畧也之三子告一段曾史無之者退有後言史官未聞也其兩相得體如此若夫子所云民之不與暨以衆加半諸語則正荅曾為齊弱一問有解君之疑振君之怯忻君之利誘君之瞻顧而予以可恃一舉而數善備者此正大聖人經術不迂濶處而儒者以為不正名義徒論勝負非聖人之言則必彊敵壓境危亡呼吸而儒臣進策尚曰修文德舞干羽然後可也夫君臣主客自

有膈膜在哀公強弱一問較計彼此此不必盡庸君退諉之言設使果欲興師則此時慎重量已量敵正非易事必以三綱大義拒之則不惟理勢難辨且于子之伐之一問告東指西不相當矣人縱不諂君亦何可使問答不當如此

古之學者為己節

為者助也欲見知于人仍是助已而反曰為人于字義較未通矣舊註孔安國謂為己者履而行之為人者徒能言之以曉譬義理皆有裨于人之事

也若見知于人則本范蔚宗語而説又不同為己者因心以會道為人者憑譽以顯物謂譽人揚物皆知名之事而彼以譽人而曰為人此以受人譽而仍是為己毫釐千里識者審之

蘧伯玉使人節 集註引莊周之言謂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行年六年而六十化以此為寡過之証按伯玉見于春秋在襄十四年衛孫林父甯殖將逐君問于蘧伯玉伯玉不對而出則此時已為大夫

且為逆臣所敬憚如此此必在強仕之年可知矣乃後此九年而夫子始生又六十餘年當定公十四年夫子去魯之後再三適衛始主伯玉家則此時伯玉已百年餘矣以百年兢業未能寡過之人而引六十而化以為証荒唐之言何足據也且化亦非寡過也即化亦何易也蔡邕釋誨云蘧瑗保生此長年之証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舊本以此與上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合作一章惟夫子既言位分之嚴故曾子引夫子贊易

之詞以為証此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正同其不署子曰者以彼有太宰子貢諸語故加子云以别之此不必也自後儒分作兩章則曾子突引此詞無謂且此原係艮卦象詞不加象曰子曰則襲他人語為已語又無其事因有據宋儒范諤昌說以為象象文言皆非夫子所作謬矣夫子作十翼大象者十翼之一耳

思不出位係艮卦象詞世疑象詞多以字或古原有

此語而夫子引以作象詞曾子又引以証不在其位之語故不署象曰子曰二字亦未可知先仲氏曰文言體仁足以長人即春秋穆姜筮東宮語論語依于仁游于藝即少儀依于德游于藝語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即春秋臼季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語

北齊魏長賢為法曹參軍轉著作佐郎以參議時政斥為上黨屯留令論者皆以思不出位為長賢責為

其出位謀事故也夫出位謀事而即以思不出位責之則思不出位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果一章矣世有以事証詞而必不謬者此等是耳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恥其言而過其行非恥言也恥言之過乎行也若恥過對待則言何足恥行何必過且從來無以謹言為恥其言篤行為過其行者按雜記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表記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又曰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

行又曰恥名之浮于行也皆以恥字屬行言即論語亦有云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史記家語子貢見原憲慚而不懌終身恥其言之過也皆恥言過恥行不及歷歷可據何獨于此而殊之

作者七人矣 舊以此與賢者避世四句合作一章信此則程子以作者之謂聖強以羲軒及堯舜七人實之為非是矣黄瓊上災異疏有云伏見處士巴郡黄錯漢陽任棠年皆耄耋有作者七人之論後漢逸民傳亦云

絕塵不反同夫作者

吾之於人也誰毁誰譽章　此言舉直之當公也吾于人何毁譽哉將欲譽之必先試之包咸曰凡有所譽輒試以事不虚譽而已也是何也則以此民也夏殷迄周凡三代矣其所以直道不回行之至今者正以舉賢無阿私也馬融曰用人如此無所阿私所以直道而行也後漢永平間詔下公卿大夫議郡國貢舉有云夫人才少能相兼故孟公綽優為趙魏老而不任為滕薛大夫

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之故也磨即試也劉昭註韋彪傳曰彪引直道而行者言古之用賢皆磨厲選鍊然後用之謂必試而後用也自後儒不識用人空言毁譽遂致三代直道皆無着落且云無毁譽者以斯民為三代直道而行之民故不得以毁譽加之則非直道而行以無毁譽故而反云我之所以無毁譽者以直道而行故是其所謂所以者乃所以

無毁譽非所以直道而行也且毁譽以我不以民也如以民毋論斯時之民已非直道即夏殷迄周興廢不常一治一亂不必皆直道之世也直則無毁譽不直則毁譽將毋桀紂之民當毁譽耶

後漢谷永薦薛宣疏以宣為御史中丞舉錯皆當如有所譽其有所試亦皆引此作用人解

子問公叔文子 集註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此襲集解引孔安國註而致誤者考春秋衛大夫並無此名惟左

傳文三年秦伯伐晉有秦大夫公孫枝曾薦孟明左氏稱其為子桑之忠者子桑即枝字也若公叔文子則傳稱公叔發並不名枝及後見禮註引世本有曰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一名發始知枝即拔之誤枝與拔字形相近拔又即發之誤拔與發字聲又相近也朱氏集註極自用至于前人遺誤處則直受不辭以致舉世夢夢康熙丙子舉浙江鄉試出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題中式士子皆公然稱公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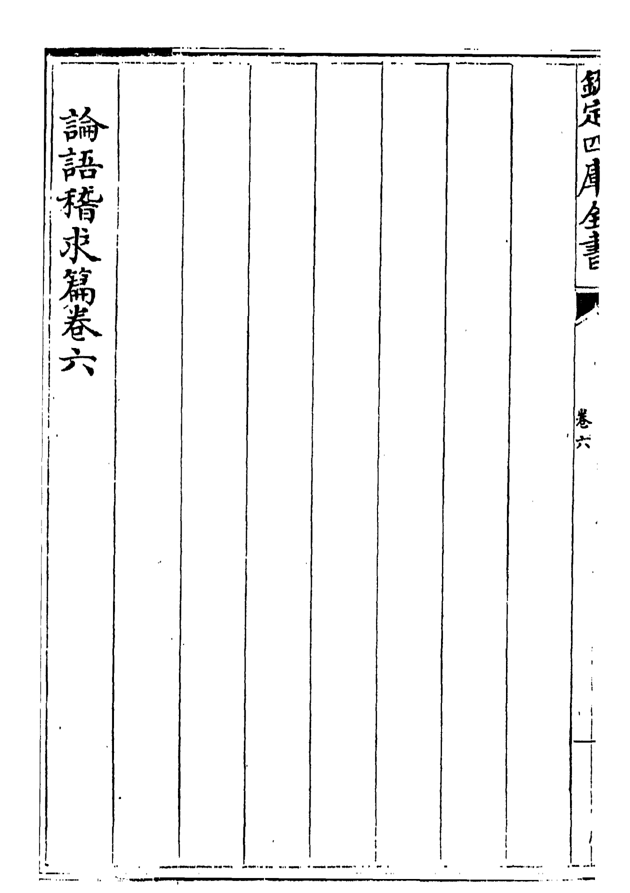
枝主司上下彼我冬烘然且歷引檀弓衛國多難夫子以死衛寡人并謚貞子一事行于文間按文子無此事此係衛公子荆論語所稱善居室者實親身為之而世多不曉左傳靈公避齊豹之難其驅車過齊氏時華寅與公子南楚以身蔽靈公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南楚即荆字則以死衛衛君者華寅公子荆也若其謚貞則以北宫喜與齊氏同起作亂而喜能反正攻殺齊氏故于其死時謚曰貞子是時文子不

及難且安得有謚貞子事

知及之章　盧東元曰此爲有天下國家者言易曰何以守位曰仁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皆此意也下文莅之不莊動之不以禮皆有位者之事文理接貫不可移易若曰言理則理乃貴賤所同有也而臨民動民豈賤者所有事哉其言甚辨自朱註誤解仁守致作易本義引陸德明釋文鼂以道僞古易說將夫子繫詞傳何以守位曰仁仁字改作

人字夫顯諸仁藏諸用夫子之原文也漢書食貨志曰守位以仁聚人以財誨曰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古之引經者未嘗乏也自此一誤解一改經致夫子易傳論語兩下反覆諄諄有位之意皆滅沫矣惜哉

徐仲山嘗謂及之守之以下六之字皆指民言果爾則守位者亦守此有民之位耳盍知及謂是及民然及家及國及天下亦無不可總是指有位者言即得之



論語稽求篇卷六

論語稽求篇卷七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禄之去公室章 禄去公室即是政逮大夫未有去彼不之此而中立者然而一是五世一是四世若是其不齊何也曰去公室從公室數則公適五世逮大夫從大夫數則大夫適四世不相左也然而其五世何也曰宣成襄昭定也何以知宣成襄昭定按春秋昭二十三年

叔孫舍如宋宋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至三十二年公薨乾侯史墨對趙簡子曰季友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是兩人所言皆春秋當年指定世數非後人所得而逆計者然而一曰四公一又曰四公上自文薨以後而下及昭終之年宣成襄昭詘指四世其不云五世者樂

祁與子墨言此在昭公時子所言在定公時多一世也其上不及文者以指定昭公曰於此君則等而上之四不及文猶之等而下之四亦不及定也故史記魯世家云文公卒襄仲立宣公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強而漢食貨志云魯自文公以後禄去公室政在大夫則于此禄去政逮十字鑿定是文公以後為宣成襄昭定五世即康成註論語亦曰自宣至定為五世而集註遵之今經典稽疑翻謂以文宣成襄昭五公

為斷而截去定公則于樂祁子墨二公所定世數皆不合矣其四世何也曰文武平桓也何以知文武平桓樂祁不云乎政在季氏三世矣謂文武平也子墨不云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謂季之執政自文子始也其不及桓者以昭公時未有桓也舊註引孔安國說以文武悼平為四世則多悼而少桓朱註以武悼平桓為四世則知有桓而又多悼而少文兩皆失之葢武子之卒在昭之七年是時悼子先武卒而平子

于是年即代武立悼子未嘗為卿也未嘗為卿則政不逮矣故政逮四世斷自文始而桓止不及悼子此無可疑者盧東元荷亭辨論極知新舊二註俱各有誤然欲解此四世為公之四世為成襄昭定則欲去宣公以應四數而不知禄去政逮不分兩時且于上一章自諸侯出十世必失自大夫出五世必失就諸侯大夫而分較其世數者相矛盾矣或曰漢五行志又云季氏萌于釐公而大于成公則成襄昭定恰是

四世但此當數大夫不當數公室耳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民無德而稱舊本原是德字並無別本曾論并古論齊論作得字者即註疏本可考也惟泰伯篇民無得而稱是得字今程子欲加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八字于此章之首而安定胡氏又欲加八字于其斯之謂與之句之上遂改德字為得字則何可矣

按正義曰此章貴德也齊景公雖有馬千駟及其死而無德可稱夷齊雖窮餓而到今稱之其稱何謂豈

非其德之謂與夫子嘗曰稱其德也王肅註此云此

所謂以德爲稱葢謂即稱也斯即德也註解甚明自

宋儒改作得字而近代刻本則仍改德字遂難分辨

惟祁氏東書堂藏書有宋板集註本是得字且註于

此句並不註及若全不知此章有德字者此何意也

况誠不以富似于千駟有合若亦祇以異句仍是費

解豈東齊是異與抑異于齊景公與

謂孔子曰 懷寶迷邦兩問兩答皆陽貨與夫子爲主客

來至末

則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下何以重着孔子曰三字豈前二答皆非夫子語夫子之答祇此句耶明儒郝京山有云前兩曰字皆是貨口中語自為問答以斷為必然之理此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阻立六國後八不可語有云令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頭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墓表賢者閭式智者門乎曰未能也皆張良自為問答並非良問而漢高答者至漢王輟食吐哺以下纔是高語此章至

孔子曰以下纔是孔子語孔子答語祗此耳故記者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别之千年夢夢一旦喚醒可為極快且貨求親夫子詞語絮絮而夫子以不絶絶之祗作五字答並不别綴一字覺于當日情事尤為可念解經至此謂非㓒室一炬不得矣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匏瓜繫于一處而不能飲食此本何晏註而又誤解者何註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我是食物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其云不食言不

可食非不能食也云我是食物者言我是可食之物非謂能食之物也能食之物不得稱食物集註引其說而誤解之遂添能字于不字下且又恐其說不明又添飲字于能字下且又恐後人更易其說又别為語類云不食是不求食非不可食則過于拘滯矣天下無植物而能飲能食者匏即瓠也然而瓠甘而匏苦埤雅云匏苦瓠甘甘可食苦不可食故匏之為物但可繫之以渡水而不足食者國語叔向曰苦匏不

材于人供濟而已而衛詩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則井以匏小不能供濟為言蓋植物以可食為有用俗譏無用往往以匏瓜目之為不可食也故韋昭註亦曰不材不可食也或曰匏瓜多懸繫而生故王粲登樓賦有云懼匏瓜之空懸畏井渫之不食其所云空懸不必定繫以渡水然其解不可食則總是一意不知集註何所見而誤襲人說且牢不可破如此

虞仲舊註不明註為何人集註以為即仲雍與泰伯同竄

荆蠻者此似有誤據史記太伯仲雍皆太王之子王季之兄也以避季歷故同奔荆蠻太伯自立為吳太伯而太伯無子仲雍繼立即為吳仲雍三傳至周章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兄弟而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又封周章之弟虞仲于虞而漢書志亦云武王克殷後因封周章弟中于河北之虞中仲古通字猶仲春稱中春仲子稱中子也則虞仲初本名仲而以其封虞始名虞仲葢周章之弟仲雍之曾孫也左傳哀

七年子服景伯稱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但稱仲雍並不稱虞仲惟僖五年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此追原虞仲封國所始以為此虞之封國實惟太王之昭故也其所指虞仲即仲雍之孫不指仲雍然而亦曰太王之昭者此猶魯公封于魯周公未嘗封魯也漢食貨志周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主公羊傳曰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又周公留周為周公伯禽封魯為魯公故論語周公謂魯公稱名不同而左傳曰魯衛毛聃文之昭也正同魯公始封魯

而可曰文昭則虞仲始封虞而可曰太王之昭此以封國言不以人言故傳之上文明云周公監二代之不咸大封同姓以翼我周室而遂曰魯衛毛聃云云若曾指周公豈周公又封周公乎此極明白者自班孟堅誤解太王之昭一語遂于地理志太伯仲雍之荆蠻下引論語泰伯至德及虞仲夷逸以爲虞仲即仲雍而後之作系譜者註左傳者直註曰仲雍一名虞仲則豈有繼君勾吴自有國號稱吴仲雍者而反

名虞仲則豈有未封虞之前預知後之必封虞或不知封虞而暗合之名之曰虞仲此皆不通之至者也若曰虞仲不隱居則焉知不克商以前武王未物色時仲且流落荆吴作隱居逸民者而以臆斷之謬矣要之左傳史記去古未遠至班史稍後矣且班氏此志明屬偶錯觀其作古今人表明載兩人武王未克商前有中雍即仲雍既克商後有虞中即虞仲兩人兩名前後歷歷乃以偶不簡點之故自至矛盾而後

之沿誤者竟相仍而不之察其謂之何

太師摯適齊章　太師摯諸樂官是殷紂時人舊引漢書禮樂志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恱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顔師古註以為即論語所記太師摯之屬是也但志文此叚實本尚書太誓文史記乃作太誓告于衆庶即載此文而漢志亦云此書序之言則此明係尚書與書序之可據者故董仲舒對策亦云紂逆天暴物

殺戮賢知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而古今人表則以摯干繚缺等八人列于伯夷叔齊之下文王之上則明是殷紂時人而世多不解祗以適齊適蔡皆周時國名或用致疑殊不知尚書書序祗言諸侯原不指定何地而作魯論者始以令地實詮之師古所云追繫其地是也況齊蔡諸地本是舊名在商時已有之周但因其地而封國焉耳故周成王封熊繹于楚鬻孝王封非子為附庸而邑之秦皆先名其

地而後封之者况蔡為包犧著蔡之地因以名蔡國語文王諏于蔡原註蔡公殷臣而樂記曰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又曰齊者三代之遺聲也則齊在夏殷已先有之又况太公封齊有旅人謂齊地營丘難得易失太公遂急行而于是果有萊侯之爭則強齊之名著在周前又况河亦古地夏書有因民弗忍距于河國語有武丁自河徂亳語後儒少見多怪而師古諸註又不能晰遂致以尚書古經置若罔聞反杜撰

為夫子正樂樂官奔散之說夫夫子正樂但係私定

未聞改正于朝廟樂官何從知之且春秋時事係左

丘明目擊所記雖纖毫必載豈有如此大事而不一

書再書者何貿貿也

太師摯摯字是疵字其又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此

師摯又是一人雖關雎為周南之詩正在紂與文王

之時然此是魯人與人表所記不同考周本紀太師

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疵與彊即摯與陽兩音

相近之名雖書微子篇亦有太師少師是公孫名太師箕子少師比干然此上文已有殺王子比干因箕子語則接云太師少師是樂官非箕比也觀殷本紀亦云剖比干囚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樂器奔周是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宥謂樂三奏也大食朔望食也又白虎通云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此雖是周制然王者等殺

或不相逺此有四飯非魯侯可知

周有八士節 集註或曰成王時人此本鄭康成説或曰宣王時人此本馬融劉向説然總無考據惟晉語胥臣謂晉文曰文王即位詢于八虞賈氏註周八士皆在虞官引論語十六字為証此庶外傳之有徵者若逸周書武王克商乃命南宫忽振鹿臺之財南宫伯适遷九鼎三巫則二名偶同然亦未見有兄弟八人即君奭五臣馬融註十亂俱有适名然餘無他見如謂八

虞即南宫氏子則适非虞官且晉語胥臣于詢八虞下又曰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宫則在八虞外别有南宫氏難强同矣况八虞八士有名無氏在古今人表每多此等至于一母四乳則見于董仲舒春秋繁露有云四産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之所以興周也此或當時去古未遠師承有據之言

君子之道孰先傳馬孰後倦馬至末

倦即古券字傳與券皆古印契傳信之物蓋傳者傳也舊以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凡出

入關者必合之乃得過因謂之傳而其後或用棨刻
木為合符史稱傳信為符信是也券者契也以木牘
為要約之書用刀剖之屈曲犬牙分持其一以為信
韓子所謂宋人得遺契而數其齒是也是傳與券皆
彼此授受傳信之物一如教者之與學人兩相印契
故借其名曰傳曰券券即傳也說文徐註曰今用傳
字無復作券可驗也倦即券也周禮考工記輔人左
不券後鄭註謂券字即今倦字可驗也先傳後券兩

俱借義虛實相當了無捀蹠而舊註失考解作厭倦之倦夫教不倦而可以倦乎若以倦作懈解則後已懈矣又懈乎

傳有二音或謂師傳之傳當作平聲郵傳之傳當作去聲此尤不通之甚者夫師傳者或以前而授之後或以此而禪之彼正如驛傳闗傳然所謂傳遞亦所謂傳導也師傳老傳傳室傳國與乘傳馳傳皆一傳字有何異音

徐仲山傳是齋日記曰先傳後倦譬之草木之區別本文直下後人多不遵其說莫是子夏語中須補出教無差等一義否當時于古小學會次閉劉戢山先生先生曰何必然此是子游客說子夏主說不在是則不必補矣其說甚隱後以問張南士南士曰先生此言亦不愜此一補耳子夏本欲曉譬子游且示門弟子惟恐其意之不出乃其意盡在言外必需在傍攙一語如傳婢之助嚶呦竊恐子夏在當時必不出

此令試誦之君子之道下必需攙曰其立教之方原無異同然後可接先傳後倦句先傳後倦下必需攙曰但學者之質自有高下然後可接草木區别句草木區别下必需攙曰若不問其質而概施以教是誣之也然後可接焉可誣也句焉可誣也下必需攙曰乃若生質本自懸殊而教之無分次第則本末兼該而始終一致然後可接有始有卒句是子夏所欲言之本意壹概嚙嚅盧前歇後並不作一貫語主說之

未明而何有客辨且兩君子之道在本文相應今訓詁反不應嘗擬于上句君子之道當攙曰君子立教無方于下句君子之道又當攙曰君子教不躐等然則成何篇章矣

漢王貢兩龔鮑傳贊有云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譬諸草木區以别矣又薛宣傳宣令薛恭尹賞換縣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于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

註憮同也此論語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惟聖人為能體備之此皆以先傳後倦直接區别之

証

堂堂乎張也節堂堂乎堂堂夸大之稱惟夸大不親切故難並為仁若止容貌脩飾則彼自不足于人何有魏武兵書無擊堂堂之陣越絶書去此邦堂堂披山帶河漢書堂堂乎張後漢隗囂傳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鋒皆以相對難近為言

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舊註包咸曰困極也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禄所以長終也集註不然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禄亦永絶矣此似易解而實不然者尚書今文無大禹謨咨爾舜二十二字不知在尚書何篇至孔壁書出始見其文在大禹謨且論語引書每散剖其文聯綴數處此與孔壁大禹謨中原文大異且實非虞書堯曰之本故包子良註雖費解而實是也集註雖易解然未必是也閻潛丘云四海困窮是儆辭天

禄永終是勉詞四海當念其困窮天禄當期其永終
雖與子良說亦稍有異見而其旨則同葢天禄永終
則斷無作永絶解者潛丘嘗謂漢魏以還俱解永長
典午以後始解永絶此正古今升降之辨如金縢惟
永終是圖周易歸妹彖詞君子以永終知敝則永終
二字原非惡詞故漢魏用經語者班彪王命論云福
祚流于子孫天禄其永終矣雋不疑謂暴勝之曰樹
功揚名永終天禄韋賢傳匡衡曰其道應天故天禄

永終靈帝立皇后詔曰無替朕命永終天禄凡用此語者無不以永長為辭自新莽以後魏晉五代皆用堯曰文作禪位之冊而策書引經前後𩔰異此考之列史而昭然者漢獻禪位于魏冊曰允執其中天禄永終魏使鄭沖奉冊于晉王曰允執其中天禄永終漢武立子齊王閎策曰允執其中天禄永終吴大帝告天文曰左右有吴永終天禄皆作永長解及三國以後魏志山陽公深識天禄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

又曰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于已深觀歷數久在聖躬因詔禪位于晉而嗣後宋齊梁陳其文一轍皆曰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禄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中儀刑前典以副昊天之望于是皆以其中為厥中以天禄永終繼困窮之後為却位絶天之辭而于是策書改即論語亦俱改矣此實經籍丈體升降前後一大關節而註其書者安可姑置之不一察也

予小子履節

予小子履一段亦不標何書但其文在尚書湯誥中按墨子兼愛篇亦引予小子履諸句為湯誓文而孔安國註論語直曰見墨子引湯誓詞若其爾萬方有罪四句則與國語内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諸句正同是舊來湯誓原有為今文湯誓所無有者此必舊來師承原有以語名誓者觀國語墨子兩引湯誓而今文兩無之必有故也不然安國註尚書明有湯誥而此反註

曰見墨子引湯誓詞是豈安國與國語墨子皆不識

誥字與抑何惡于誥而兩家各引各于此字有誤與

好古者思之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知命即易傳樂天知命夫子知天命之命

若吉凶禍福則聽之而已何必知之宋人講學恥言

禍福而獨于此節反以知天命為非此何說與陳晦

伯作稽疑引韓詩及董仲舒對策為解此真漢儒有

師承之言韓詩外傳云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

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董仲舒策曰天令之謂命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羣生貴于物也故因天地之性人為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

論語稽求篇卷七